

# 歐美佛學研究小史

J. W. 約翰斯頓

翟 輝 明 譯

「舍迦牟尼佛說我空」，「舍迦牟尼佛說空空」。  
卷八十八 二十四頁三行 22面 6下  
「羅帝統（續完）」一文附「以法華經為本體」之譜。

## 巴、梵原典的翻譯

過去在翻譯梵文、巴利文及漢文等佛教典籍的工作上，已取得很多成績。但有更多工作尙待開始。西方學者的梵文佛典翻譯，在十九世紀已經作了不少；但是，當時並非根據已經精密校訂過的本子，而且祇有很少附有充分的註。然而，今日却有一些優秀的翻譯面世，例如約翰斯頓所譯的「佛所行讚」(Buddhacarita) 及「端正的難陀」(Saundarananda) 就是。約翰斯頓的翻譯是基於精密的校訂版及他本人對梵、巴佛典文獻的廣博的研究而成就的。他特別注意到這兩篇梵文典籍在文體上及語彙上的特色。

不過，若有人熟悉漢譯佛典文獻，則仍然可以在約翰斯頓的註中增加若干資料，正如卡羅斯·浮傑爾 (Claus Vogel) 在他的「馬鳴佛所行讚第一章之研究」(On the first canto of Aśvaghoṣa's *Buddhacarita*, Indo-Iranian Journal, IX. No. 4, 1966, pp. 266 - 290) 裏所示，在若干問題上，約翰斯頓的翻譯是可以隨時予以改正的。不過，話說回來，約翰斯頓的翻譯總是一項光輝的成就，顯示了佛教典籍的翻譯應如何進行。許多巴利文原典已經譯成英語，但新的批判性的翻譯却是當前所急。這種批判性的翻譯，經常附有長長的註文的，我願意舉出一個例子，這就是諾曼 (K. R. Norman) 所譯的「長老偈」(Theragāthā)。在他的譯文中，註文所佔的篇幅較之譯文本身還要多。諾曼的著作清楚地

顯示了巴利文典籍應如何翻譯及如何研究。

### 羅莫特的「大智度論」翻譯

約翰斯頓和諾曼的翻譯，都是文學典籍的翻譯，因此，正如從他們所附的註便可明白，他們首先集中努力在原典的語言及文體方面是很自然的，不足為異。如果有哲學性的或歷史性的典籍，則譯文必須附有處理這些問題的註，舉出一本這樣的翻譯不難，羅莫特的「大智度論」翻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足以代表佛學研究的水準。他所附的註文，十分詳細地討論了所有在原典裏面的重要事項。在這方面，日本學者翻譯漢文佛典時，亦有能力提供給我們以同樣廣泛範圍的註，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國譯一切經」中大部份的翻譯都祇附有貧乏的註。對一文獻如果祇是翻譯或祇是簡略說明若干專門術語，是不夠的。所有涉及原來文獻的地方，都應該在序文或在註文中給予詳盡的說明及資料。

### 漢文佛典的批判的翻譯

關於漢文佛典的翻譯，西歐學者往往被逼把每一個漢字譯為英文或其他西歐語。但日本學者可以說並非真正翻譯漢文，而祇是指示一句子應如何分析、如何構成。所有重要的字眼或詞語都保留不譯，因為日文允許使用漢文佛典裏的漢字。不過，這樣的翻譯是無法對原典作正確了解的。遇到難解的漢字又往往需要以其他的漢字來譯解。但有時很難發現有適當的同義語而必須保留原來的漢字，在這種情形下，即需要提供註解來說明這些詞語在漢文典籍中的正確意義和價值。如果要能把漢文佛典作批判的日譯，則必須以徹底分析漢文佛典的文體、語彙和用詞為基礎。如果是自印度原本譯過來的漢譯佛典的翻譯，則必須儘可能嘗試覓出或確定印度原本中所用的詞語。

### 中國人著作的佛典如何翻譯

原本就是漢文的佛典，在翻譯時會遇到許多不同性質的問題。很多例子證明，這些典籍的作者使用佛教的詞語，但却與印度

原典所用的意思不同。中國佛教早期，道家觀念顯然有強烈的影響。某一術語究竟是反映道家的觀念，還是祇是使用道家詞語來研究及翻譯，這就是「肇論研究」——一本絕佳的著作，顯示了一冊典籍可以通過一群學者的共同努力而獲取優秀的成績。戴密微在替這本書寫書評的時候，給予他們極高的評價（*T'oung Pao, Vol. 45, 1957, pp. 221-235*）。但是，他並未忽畧指出：此書的日本譯本，並未解決所有有關該書的解釋的問題，這主要是由於難解的詞語沒有翻譯的緣故。戴密微談到，李華德（Lieobenthal，譯者按：李氏於三十年代來中國，在北大授課甚久）在將此書譯為英文的時候，已經決定如何將每一用例由中文變為英文（譯者按：李氏譯「肇論」*Chao Lun*，初版一九四八，再版一九六八，而日譯「肇論研究」則初版於一九五五）。無疑，最理想的解決辦法，是由日本學者與西歐學者共同合作，把這一冊典籍譯為英文，使雙方都有學問上的裨益。

### 從一更廣的視野看佛學研究

上文所述，主要還是在文獻學的問題上，例如典籍的批判校訂、文體與語言的分析、及批判性的翻譯工作等等。當然，佛學研究擁有許多在文獻學以外的東西，不過文獻學畢竟有著基本的重要性。祇有文獻被正確地校訂、解釋、及翻譯之後，研究宗教方面的或哲學方面的思想的開展纔有可能。

印度佛教產生了非常豐富的文獻，許多保留在梵文、巴利文典籍中，但有更多收在藏譯和漢譯裏。此外，佛教碑文則是佛教文獻的另一個重要的側面。這一偉大的文獻學上的或考古學上的資料寶庫，對於研究印度佛教來說，將會繼續吸動學者數世紀之久。不過，資料雖龐大，却不可以使我們忘記，以為印度佛教可以從它文化的關聯上抽離出來獨立研究。我們必須學習吠陀、婆羅門文獻、耆那教、及其他印度宗教、法典之類。（下轉43頁）

因為電視公司事先已把現場檢查過，並無任何隱藏的放映機或化學幻術藥品，而且帳幔之內亦空無一物，祈靈者進入之初，必須沐浴齋戒，更換衣服，只穿了像浴袍般的白布袍子，並無口袋可藏物件，而且祈靈者並無將亡故親人形貌預告任何人。

祈靈會當然與任何宗教無關，實在是一批研究心靈學的人士所組成的。我提出來說說，作為研究靈與能的參考。只可惜我未備有攝影機，未能把它從電視上攝下給內明雜誌製版，我計劃購置一部電視錄影機，將來碰到有類似的珍貴紀錄片，我就可以錄影下來。

我能夠用小照相機從電視上拍下的是兩位很特殊的婦女的照片，都是有關靈能與再世的。

一位女士名叫維珍尼亞摩路（Virginia Morrow），最近接受加拿大國家電視公司的訪問。廿餘年前，她的新聞轟動全世界，根據「加視」節目主持人介紹說：摩路女士在一九五六年被「生活」畫報刊介她的「再生」故事，吸引了全球心理學家、宗教家、心靈學家的注意。摩路女士現在看來大約五十歲左右，一九五六年之時她大約廿餘歲。她從小生長在美國丹佛市（Denver），從未離開過家鄉，因為患有一種特殊的過敏症，對於某種氣味和食物都敏感，病發時會呼吸窒息，有生命危險。此症使群醫束手，建議她請精神科醫生試用催眠治療。在歷次的催眠治療過程之中，她陸續地吐露出潛意識中的隱秘，她的口音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滿口講的是愛爾蘭土音，她所描述的家庭環境悉與事實不符，都變成了愛爾蘭一處鄉村的農舍家園，她的父母兄弟姊妹都是愛爾蘭人，她把愛爾蘭農家的一切敘述得歷歷如繪，備極詳細。她的敘述引起醫生的驚異，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自稱是小鳥墨菲（Birdie Murphy）問她何時出生？她答稱是一七九八年出產於愛爾蘭的一處鄉村（地名我記不下來）。問她到底

况醒來之後，即茫然不能記憶她所講過的事，醒來的口音又恢復了原有的美西口音。醫生調查她的身世歷史，並無任何愛爾蘭關係，她亦絲毫不懂愛爾蘭土話。

摩洛女士醒時是摩洛，催眠後却變成十八世紀愛爾蘭鄉村少女，心理學家認為她具有雙重人格。但是後來根據心靈學多方調查和獲得愛爾蘭熱心人士的協助，竟查出十八世紀確有那麼一個死於窒息心臟麻痺的愛爾蘭少女「小鳥墨菲」。這件案子當時驚動了數國的醫藥協會、醫生、科學家。無人能夠解釋她怎能知道一個兩百年前病故的異國少女的一切詳情，她從未離開過家鄉，讀書無多，又從何而得悉重洋以外的一個古代村女的故事？若說是巧合，又怎能把家族人名歷史都說得一些不差？總之經過各方面的調查證明，她並無偽造故事，而且很多細節，都符合事實（她的故事，有一本已出版的書，當年曾暢銷一時）。在廿餘年前科學界，是不會輕信她是「小鳥墨菲」再世的，頂多也只說她具有無法解釋的知覺或是雙重人格，但是，最近西方漸漸接受「再世」的觀念，很多人記起了她，所以連加拿大國家電視那麼嚴肅的電視台，也請她來訪問一番了。

（上接第7頁 歐美佛學研究小史）

印度佛教的研究，首先應被視為印度學的一分野。許多世紀以來，日本研究佛學都祇是以漢文佛典的基礎為限，近百年來，方在漢文佛典的研究上增添梵文、巴利文、及藏文佛典的研究，並對印度佛學作了很多貢獻。不過，在印度學研究的其他領域，則未能如此開展。近年，日本學者對各派哲學的研究興趣已見增加；希望印度文化的其他領域亦有若干學者感到興趣。像塚本善隆那樣的學者，曾經才氣洋溢地證明了中國佛教祇有在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之下纔能明白。印度佛教亦一樣，必須關聯到印度文化來研究，以作為印度精神性的展現的一種。這祇有待學者們積極從事印度文化全面的研究後纔能達成。不了解佛教，即不能了解印度、中國、和日本的文化；同一方面，不了解印度、中國、和日本的文化，亦即不能了解佛教。

最後，請允許我對未來一代的學者，日本的和西歐的，致以希望：在佛學研究中緊密合作！

（全文完）